



安徒生与他的童话： 从影子里独立出来

■ 伊拉

今年于童话之父、丹麦作家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而言，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。今年4月2日，是他的220岁生日，而8月4日，是他辞世150周年的纪念日。时光已悄然走远，他的童话故事依然新鲜，哺育着这个星球上一代一代的孩子们。

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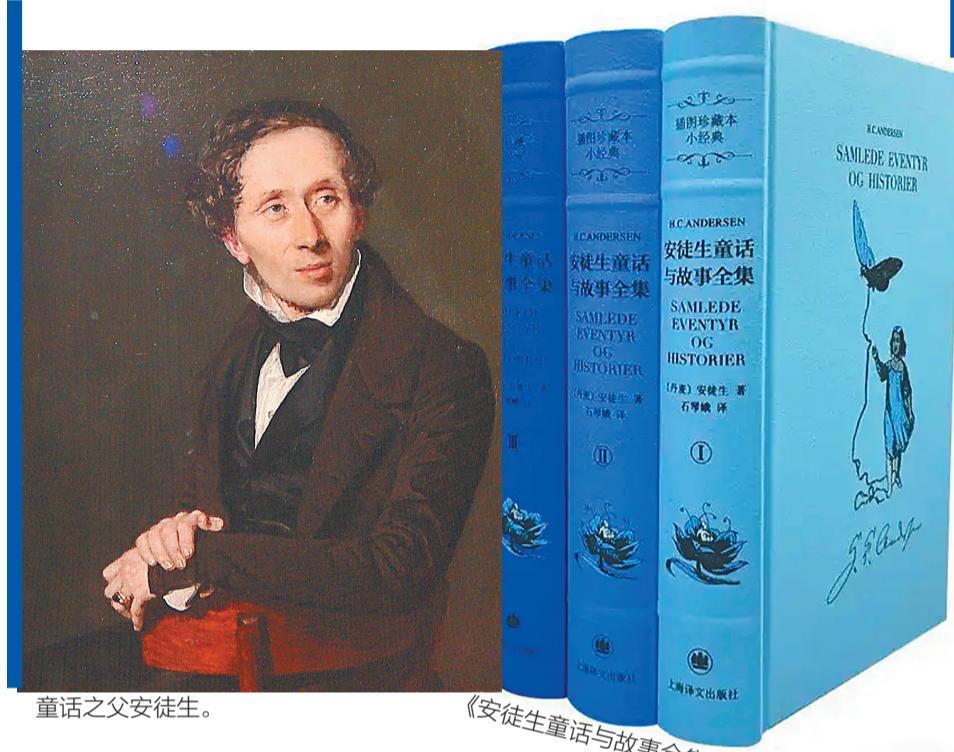
安徒生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当时的丹麦处在战争阴影中，北欧霸主已经不复昔日的荣光，辽阔的领土正在分崩离析。作为丹麦菲英岛欧登塞城一个穷苦鞋匠家里的孩子，安徒生的未来看起来十分渺茫。十九世纪初，欧登塞是丹麦第二大城市，资料显示，其时欧登塞全城共有一千二百户人家。其中十分之一是贵族，还有官吏、军官，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上流阶层；一百来户行业不同的商贾和二十多户酒店客栈经营者，一百二十户军人兵士，他们是社会的中下层；剩下还有近一百户靠打零工挣钱糊口，一百五十户乞求社会救济度日的贫民。安徒生的家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。没有人能够想到，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，居然能哺育出日后享誉世界的文学巨擘，真正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安徒生把他自己写的童话变成了现实。

安徒生阅历丰富，他当过学徒，学过裁缝，还曾在济贫学校上过学。他当时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到哥本哈根当一个戏剧演员。他后来也确实站上了舞台，但由于嗓音和自身条件的变化，他只好转型专注于写作。他曾经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，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和戏剧，但他在长篇小说、诗歌和戏剧等严肃文学方面的成就平平。也许是一种天意，在安徒生为自己的写作毫无起色而烦恼时，他的挚友、丹麦物理学家奥斯卡看出了他才华的发展方向，他对安徒生说，如果长篇小说能使他出名，那么他的童话将使他不朽。奥斯卡的预言得到了应验。

1835年，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故事集《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》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，其中收录了《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》《火绒盒》《豌豆上的公主》和《小伊达的花》等童话故事。对于自己的这些童话作品，安徒生并没多在意，他把它们称为“小玩意儿”。没想到，这些“小玩意儿”最终让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受小朋友喜欢的作家之一。

打破一种生命形式

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以后，安徒生本人的故事并非从此走向幸福生活，相反，其时他的内心世界处于一片灰色调中。这种灰色情调在他已经出版的卷帙



童话之父安徒生。

浩繁的日记和数以千计的书信里都明显地反映了出来。安徒生从小就喜欢热闹，爱好僻静和沉思，宁可自己一人躲在一边独自去玩，也不肯同其他孩子一起去胡闹。因为家里穷，小时候没有好好地受过教育。好在父亲虽然穷，但读过书，又喜欢文学戏剧，有空的时候就读故事和戏剧给他听，还为他制造各种小玩具和木偶，他把这些木偶放在一座小舞台上表演。安徒生确实从这些木偶的表演中获得许多乐趣，他爱好音乐戏剧的天性大概也是从这里获得的。

安徒生认为，童话不仅是写给躺在床上听睡前故事的小孩子听的，也是写给坐在床边念这些故事的成年人们的，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。这可能也是他的童话最终保持恒青的原因。事实上，他的很多童话故事都有他自己的影子，把他的人生经历，置于想象与奇幻之中，编织成他童话集里形形色色的故事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他一直保持对生命、死亡、失去和永生的思考，他揭露社会的现实与不公，同时又用童话的良善美好与诗意图结尾给读者带来安慰，最后留下隽永的回味。



电影《年轻的安徒生》剧照

安徒生作品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喜欢的点，那就是“变化”，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艺术上，他从来不会固定在一个形式中，即使对他本人，他也从不作设定，他不会给自己稳定的身份，他总是处于一种对身份的开放性探索中。这一点，可以从他的童话《影子》中获得一些清晰的解读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把他自己从艺术家的影子里独立了出来。事实上，安徒生的许多童话故事都表达了这种打破陈规，以获取另一个内在自我的可能性，《丑小鸭》就是其中的典型。当然，《小美人鱼》也不例外，美人鱼必须先失去自己，然后才能真正成为自己。

这些思考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，这也是安徒生童话故事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。

《夜莺》里的中国梦

4月2日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发布了《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》一书，全书根据丹麦汉斯·雷兹尔斯出版社1992年纪念版译出，收入安徒生传世

童话故事157篇，丹麦画家威廉·佩德森及洛伦兹·弗罗里希插画作品500余幅，“国际安徒生大奖”“丹麦国旗勋章”“翻译终身成就奖”获得者、北欧文学研究专家石琴娥以丹麦文直译。在这本书的导读中，石琴娥介绍了安徒生的人生故事，还为读者们讲述了安徒生作品来到中国的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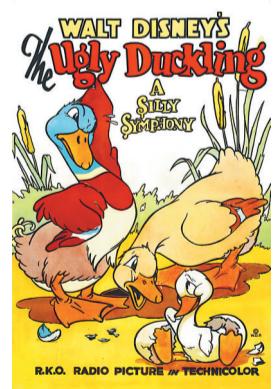
《安徒生童话》是国内读者最熟悉的童话作品集之一，《海的女儿》《丑小鸭》《皇帝的新装》等童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，他也是在国内知名度最高、译介作品最多的北欧作家之一。安徒生与中国的缘分十分奇妙，他从没来过中国，却常常被人说“像个中国人”。而安徒生也不负这个说法，他的作品中多次描绘了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中国。在他的童话《夜莺》中，中国皇宫成为了故事背景，在故事开头，他详细描述皇宫中的瓷器：“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。它完全用瓷修造，非常昂贵，可也精美得容易破碎，因而不管是谁，接触时都得小心翼翼。”在安徒生笔下，中国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西方审美理想的梦境。

安徒生没来过中国，他对于中国皇宫用瓷建造的描写，纯属出自作家的想象，或者确切地说，这是作家关于中国的一个梦，这个遥远、神秘、到处是珍宝而难以抵达的东方大国，让作家心里充满了神往。虽然安徒生生前没来过中国，但他去世40年后，他的作品

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读者面前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童话还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颗闪亮的星星。

在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一书中，首次提及了安徒生：1913年，一位中国作家首次把安徒生的名字带到了中国，当时安徒生的译名为“安兑尔然”。1914年，刘半农在《中华小说》第七期中发布了滑稽小说《洋迷小影》一文，他在题记中特别提及写这篇小说的缘由：“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（一八〇五至一八七五）原著，名曰《皇帝的新衣》，陈义甚高，措辞诙诡。日人曾截取其意，制为喜剧，名曰《新衣》，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，致贻裸体之笑柄。今兼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本之义，复参以我国习俗，为洋迷痛下针砭。但求不失其真，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。”《洋迷小影》由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改编而来，其间，参考了日本剧作《新衣》剧本，根据中国的习俗进行了二次创作，小说讲述的是某游学归国的公子嗜洋成性、崇洋媚外，两个外国人投其所好，骗他说有一种特殊布料做的衣服可以随时更换花纹，还能鉴别善恶。公子信以为真，赤身裸体招摇过市，就算被人耻笑亦执迷不悟。

如今，距离安徒生发表第一部童话《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》已近两百年，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，不管成年人还是孩子，随时都能从安徒生童话中获得思考和乐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安徒生的童话、诗歌、剧作等文学作品也都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，在新的世纪里，将有越来越多的人，保持他们纯正的赤子童心。■



迪士尼电影《丑小鸭》海报。



电影版《城市与狗》(1985年)海报。